有一种冷

叶兆言

网络新流行一句话,叫“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很生动很传神。现实世界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冷,冷既可以主观,又可能非常客观,可惜在今天,主观客观常分不清楚。

与作家读书班学生对话,有个同学说她有很多东西想写,可是不敢写,怕写出来,有人会请她去喝茶。说朋友也这么对她说,说有些东西不能随便写,写了就会怎么样。问我应该如何对待,能不能写。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不由想起一个座谈会,宣传部领导出场,讨论某作家新作,老作家带头发言,说现在什么不能写,不许写,写了也白写,没人敢,说来说去,无非夸作者有胆量,写了别人所不敢写。今天有些文艺作品座谈会,往往是一个人摔出话题,然后接二连三附议,说一轮好话,拿红包走人。

我没有吭声,这是在座谈一部反腐作品,粗略翻一下,更多的是描写腐败,写一个人如何受贿,如何玩美女,如何快乐逍遥,最后受到惩罚。对于这样的小说,我毫无兴趣,它和解放前的黑幕小说没什么太大区别,说句不客气的话,就是诲淫诲盗,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反腐败旗号在腐败。

现实生活

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这样,一说话都很漂亮,一写文章全身正气。当然漂亮和正气应该打上引号,譬如这次座谈,敢写“腐败”当作歌颂重点,作家说自己勇敢,发言者表扬无畏。最后宣传部领导脸上挂不住,说反腐这话题一向都是中央精神,我们好像从未说过小说中不能涉及腐败,我觉得你们心中的禁忌,好像比我们宣传部还要厉害。

“皇帝的新衣”故事总是在不断上演,小孩子那句皇帝没穿衣服,本该由作家说出来,结果偏偏让宣传部的领导说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很多作家心中还有一个宣传部,这个宣传部比真正的宣传部还要宣传部。

因此,当代作家不是敢不敢,而是会不会写,能不能老老实实。作家们自己腐败不腐败,更应该扪心自问。再说一句实话,腐败根本不值得小说家去描写,自古以来,谁也不会正面说腐败好,封建时代皇帝,北洋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说过要反腐。反腐必须要靠法律,靠制度,让文学来反腐,这是作家们的想当然。

因此,对读书班那位同学,我的回答是想写就写,能写什么写什么,尽可能去写好。没有那么多茶馆,没人会请你去喝茶。一个人初学写作,更可能的遭遇,是没人在乎你写什么,写了跟没写一样。面对这样的寂寞,感到了这种冷漠,你才可能明白什么叫文学。

周庄行

秦文君

去周庄很近,仿佛出了上海,长长的弄堂外面便是了。

第一次去周庄是1985年,当时我已发表了一些作品,是一个夜夜赶稿,在文学道路上志在必得的青年作家。第一本长篇小说杀青后,为犒劳自己,去周庄小游。

那是一个细雨天,映入我眼帘的周庄有浮浮的河水,,依河而筑的民居,湿润的白墙,小船七弯八弯地摇过拱形桥的桥洞。在雨中漫步,感觉眼前分明是一张被水湮到的老照片,有延绵不断的风韵。

第二次去周庄是10年之后,其间的10年,我不怠慢,整片的时间在书斋和女儿的儿童室中度过,那个秋天,和一班朋友相约一起观月,赏月。在依水成街的周庄看水乡的月亮,应该别有意境。

去的早了点,和朋友们去店堂吃面。店家黑黑的,见客人冲着他的店而来,很是起劲,他蓬勃的欢喜也传给我们。我要了鸭汤面,面有揉久了的韧劲,汤料也讲究,有鸭肉和浮起的碧绿青菜。还点了万三蹄,是稍稍腌渍过,再进行酱烧的猪肘,不必用刀切开,竹木的筷子一夹,整个万三蹄就破开了,浓糯鲜香。

还有一次,应邀给来周庄的《儿童文学》杂志的小作家讲课。我被那些孩子尊称为“贾里贾梅的妈妈”,心里是欢喜着的,更觉得小作家们来到历经900多年沧桑的周庄,是一次美妙,安静,隽永的体验。这个世界走得太快了,有刹车失灵的感觉。整个世界都在紧赶快跑,突突地过去,人们很容易忽略了静的好。而好的文学拥有安详而伟大的心,是人类的福音。

也是在那一次,发现周庄大起来,容纳了太多的外乡人。街上开了各种热门或偏门的小店,店主大多有五湖四海的口音。这也难免,全国差不多有一个多亿的人在迁徙,从农村,从边陲涌到日子好过的地方,来周庄讨生活的固然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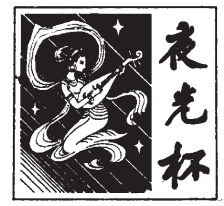
我在闹市的宾馆午休,走进房间不多会,听到窗下有江南丝竹声。在水乡听到丝竹美乐,我成了脆弱的人,赶紧下楼去找。

弹小三弦的是个盲人,有清秀的容貌,俊秀的四肢。两个长得和他相像的女孩伴着他,她们豆蔻年华,穿一式的有银灰蕾丝边的裙子,一个吹箫,一个拉二胡,跟着乐师的调,演奏《霓裳曲》。

傻瓜相机

有好心的过客掏钱,也有过客给予女孩种种由神秘和猜疑堆砌起来的眼光。女孩们不为所动,透明澄澈的眼神安然地看着世间的百态。

她们遭受过很多冷眼吗?还在学龄中吗?家在何方?为什么漂泊在此?她们是盲人乐师的双胞胎女儿吗?她们的妈妈呢?这一家人经历了什么?我有一连串的担心,不愿她们是经历凄风苦雨,夜间久久望着孤月,如诉如泣的伤心女孩。这时,上来一只可爱的泰迪,憨态十足地张望了一会,竟扑在女孩的膝盖上,扑完这个又扑那个。两个女孩不由自主地被逗笑了,清脆的银铃般的笑声响起来.



她们笑点低。心很软的人,笑声中会有树芽和青草的香味。我喜欢她们像两只快乐的云雀,天性里有自然而单纯的快乐,那生命最珍贵的身份。

乐师也微微笑,在场所有的人都笑,松了一口气似的。欢乐忽然降临,这是最圆满的一幕。我们纷纷把祝福送给女孩,带上一份微薄的心意。

而后陆续也去周庄,都没有见过她们。但我侧耳细听,仿佛女孩弹奏的丝竹之乐如水似的潺潺流动。周庄的稻花,鱼虾,湿润的风和水声,偶然听到夹杂一些糯米腔的苏州话,这都是妙处。夜宿周庄,一边还想,此时此景中,若是能听到夜半钟声,便是纯美的了。

月色清明中看周庄的双桥,建于明代的世德桥和永安桥,两桥相连,因陈逸飞的油画《故乡的回忆》而加倍闻名。远远地看,桥是潮湿的油墨颜色,经久的文人气质。

我暗自把双桥一个取名叫静,一个叫好。静和好两者原本就是双生子,构成干净,清雅,盛气磨灭后的珍珠般的美。

买菜记

徐芳

在菜场买菜时,“搭讪”上同一小区里的人。

老阿姨——其实是我们这个年纪妇女的统称,也就是十来岁的女孩子说说聊聊中,在略带轻蔑神情中,鄙夷的小嘴一歪,捎带出的:那个阿姨妈妈呀……辈分可能要比她们真正的阿姨高,关心健康与饮食,广场上,花园里,一群群密集起舞;但就像高楼的能量运动,消耗也似比一般人儿大许多哦。

当时,我就在青菜萝卜堆里,把不带泥的黄皮土豆,亮闪闪得似很可疑的大红番茄,拨拉来拨拉去……五大三粗的菜贩,看着是一脸不耐烦,大概又不好把买卖推开,于是双臂抱胸,杵在那儿,只不说话。看着人家难看的脸色,那我就必须解释:“老板,我又没还你的价,只是想挑出些不用激素的……”

听见边上有人嘎地发笑了一声,好大声,震耳。非请,她就开始动手,拿起一只番茄,看一眼,放下,或扯掉一两片眉毛一样细的绿叶,直接往我的篮子里装,123……直到我喊够了,这才停,噼里啪啦,拍拍实际上并不存在指掌间的尘土。五分钟后,过秤、收钱程序结束。当我啊呀一声,她即转身,知道我没带伞,掏出一把折伞,示意我们可以一起走。

之后我又啊呀几声,因为知道了我们同住一个小区——其实相当正常,这个菜场就是为这个小区而设的。又知道彼此同生肖,同年,我这“阿姨”比她那“阿姨”小个把月,只不过她退休在家,长长久久了……

啊呀接着啊呀的结果,就是我们互留了电话。接着,从她“每周一歌”的来电里,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便是:“……出来吧!”那三个字从她嘴里蹦出时,好像是活跳的,充满了奇妙和可能性;简洁,也似乎暗示着一种开放或奔放的生活。另外,像还带着点神秘色彩。我不清楚她们(她说有一圈人)出来干什么?还有个最关键的职业之问——然后呢?但就是这种突兀,却使我因此而感到兴奋与期待,可我还是不好意思地婉拒了,说因为这事那事的。

小区里只匆忙撞见过一次。她穿着紧身运动服,脚踏厚底运动鞋,一脸红扑扑的。听说每天上午的运动时间,一般在三小时左右;习剑之后,跳舞;跳舞之后,玩小区里的器械。匆匆忙忙赶回家吃个早饭,然后才大踏步地出门买菜去。要是天气不冷不热,不刮风也不下雨,下午,可能还有其他户外的余兴活动,踢毽子、唱歌、聊天等。仿佛看我为难,她便退而求其次:“星期六早上吧?你有空。”又说:“我们一起去买菜。”

好吧,“买菜”,我惊讶了一次,可必须再惊讶一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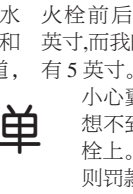
她用像被火烧灼的喉咙,对走过的楼上滴水的窗子喊话。那开着的窗户里,没人探头,估计也不敢……

从菜场回来,过马路时,一辆小车忽然急刹,撞上了一条不知从何处窜出的狗。可怜见它小小的脑袋蜷缩在车头一侧,呜咽如丧家。车主下车,和路人一起俯身看,发现它的那条血污的腿,痉挛抖颤……“倒车再压一下算了,还有狗肉吃了。”有人嬉皮笑脸,像是对围观者的建议。

阿姨妈妈话少辄怒:“你敢!这也是一条命!”这话并不像对人说,倒像是对天地的大呼。司机面目未及看清,跑着送来了纱布和消炎药,倒并没有悻悻而去。我们便蹲下,给狗腿上药……而我早已不知上次当业余护士是何时了,如此,心战再三,遂只负责递物。傻呆呆的,还要被急赤白脸催促:“快呀,徐!”与世间雅俗无关,她确是热心肠。

小狗一跳一跳的,拖着包扎后的伤腿走了……

其实根本不用回头,她也应该知道:某人正用最热切、最敬佩的眼神注视着,而就在她回头嘎地一笑那刹那间,我立刻、马上、赶紧问:“下周还买菜吗?”



乡愁点心

凌龙华

又近年底,每逢佳节倍思亲。乡情、乡恋凝乡愁,点点滴滴皆真情。一碟花生,一根黄瓜,一只鸡爪,在平民美食家的舌尖上,就是一曲“味之舞”。乡愁的背后,守望着家园。熟悉的滋味,来自童年与乡土。由此,我相信了“小乐胃”,相信了“点心”。因为,那是我们的记忆。

何谓“小乐胃”,看陆文夫的作品,你会赖在苏州小巷不走。何谓“点心”,其实是填到肚里实实在在,点到心里甜甜蜜蜜。廿四夜的团子,黄天源的年糕,城隍庙的五香豆,不正是吗?

忘不了汪曾祺写吃的文章,在一篇《端午的鸭蛋》的小文中,老作家那天真的扬言让我随之魂牵梦萦。话是这样说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接下去,免不了自嘲自诩,最后忍不住自狂:“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其实,那就是根深蒂固的乡愁。

乡愁系着美食,系着胃,“小吃”是其代表。至此,我明白了,何意我们总忘不了童年吃过的“小点心”。酒酿丸子,长寿面,荠菜春卷,牵肠挂肚哪!乡愁点点,摆到桌子上,点到心坎上,就温暖如春。

浪淘沙 鼓浪屿攀岩览胜

明德

壬辰五月三十,时值九夏,予欣然缘径攀上鼓浪屿最高峰日光岩,饱览鹭岛胜景,尽享天风海涛,故此攀岩非彼攀岩。

琴岛日光岩,山磴盘旋。御风登顶俱开颜。鸟瞰屿罗如巨舸,启碇扬帆。 诗意漾长滩,绿幂庭园。鹭江画鹢撵波澜。红瓦白墙俦碧海,人自流连。

注释:

①琴岛乃鼓浪屿之雅称。

②上阙之屿即为鼓浪屿。

③长滩:鼓浪屿东南端之海滨浴场,登上日光岩可以俯瞰此金色沙滩之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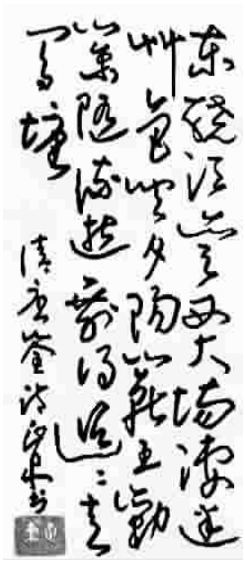
④幂:覆盖。

⑤鹭江不是江,而是指福建鼓浪屿与厦门岛之间之海域,其间常有白鹭翱翔,故名。

⑥画鹢:船之代称。鹢是一种水鸟,古代船家常在船头饰以此鸟图案,故名。

⑦此处名词俦活用作动词,意为与……相伴。

⑧人自流连系双关语。此处之人既可指岛民,也可指游人。岛民流连说明此屿乃宜居之岛,游人流连说明此屿乃宜游之岛。



书法 葛正来

东绕江湾西大场,凄迷草色望夕阳。蕲王劝业随流逝,剩得迢迢走马塘。

我在美国吃罚单

朱润霞

去年年底我被公司派往美国新泽西短期工作三个月。由于是头一次去美国,功课足足做了半个多月,由此信心满满地踏上了征途。但人算不如天算,到美国不久就遭遇了罕见的暴雪,而且是一茬接着一茬,让人毫无招架之力。我所在的中资企业,不像美国企业那样在暴雪天给员工放假,于是,对于像我这样缺乏在恶劣天气开车经验而又不得不开车上班的人,“杯具”很快来敲门了。

我的宿舍在一个典型的美国社区内,道路两旁有清晰的车辆停放规则告示。来美国之前就听说美国的交警神出鬼没,对违规行为常常予以重罚,因此囊中羞涩的我刚到美国就把社区内的停车规则了解了个底朝天,车子一进社区就自动减速,口中默念停车规则和“no zuo no die”。就这样半个月波澜不惊地过去了,直到暴风雪来袭的那天。我傍晚下班开车回到社区,天已漆黑,路两边全是厚厚的积雪。这时室友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我西红柿牛肉已炖好,就等我回去吃晚饭呢。我一阵激动,眼瞅着一个停车空位就把车停了进去,然后熄火关灯,下车后匆匆赶回宿舍大快朵颐。这场暴风雪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奋力踩着30多厘米的积雪一步一步挪到车边,只见车顶、车身和轮胎都覆盖了厚雪。我赶紧从后备箱拿出扫雪工具,却发现凭这点工具只能把车顶和玻璃上的雪清除掉,车底的积雪则必须使用除雪大耙子才行。无奈之下,我只能紧急呼叫室友携“重型武器”前来帮忙,同时我还厚着脸皮向街边正在给自家院子除雪的一位小男生借了一把除雪大耙子。历经40分钟,直到汗水可以把羽绒服拧出水来,我和室友才从车底刨出两条车道,轰隆几声后,车子总算蹦跶出了雪堆。我当时那个高兴啊,打开车门就往里钻。就在此时,传来室友一声惨叫:“等一等,你完蛋了!”闻听此声,我半个屁股刚坐进驾驶室差点掉出来,“咋了咋了,压死狗了?”我忙不迭地看车底。“不是,你准备好出血吧,”室友指了指我的车旁:一个红色的消火栓在太阳的照射下微微露出了埋在雪里的顶部。啊!真的是要完蛋了,因为按照美国的交规,为保证消火栓的正常使用,汽车离消火栓前后的距离不得少于15英寸,而我的车离消火栓最多只有5英寸。真是百密一疏,那么小心翼翼,那么谨小慎微,想不到到头来栽在了消火栓上。而违反停车规定,轻则罚款,重则拖车。估计这个天气不会有什么警察愿意劳神费力来拖我的车,那就吃罚单吧。但我找遍车里车外,居然没发现罚单。怎么回事?难道是警察没发现?我心中一阵窃喜。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不过是一场空欢喜,因为三天之后,办公室负责后勤的老师傅神情紧张地递给我一张黄纸:“你有麻烦了,你要上庭了。”上法庭?一瞬间,我的血液凝固了。有麻烦我不怕,吃罚单我也做好了准备,可上法庭就要了我的命了,我这么不善言辞、外语还没达到能顺溜吵架地步的淑女能舌战法官,用暴雪来为自己开脱吗?我拿过罚单看也没看,就去找公司最能吵架的主儿请求帮助。主儿很乐意我给她找了这个差事,但是当她扫了一眼我的罚单后却郁闷地告诉我:“你在忽悠我,太不诚意了,人家根本没让你上庭,是否上庭这栏警察没打钩啊。”我把罚单夺过来一看,果然只是60美元的罚款。那一天,我竟然有一种被赦免的感觉。

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之后,我视消火栓为爷,每停一次车,口中必念念有词:“爷,放过我吧,我宁可多走点路,离你远远的,也绝不要上庭。”

十日谈

出国糗事

护照到底丢哪儿了呢?明请看本栏。